

周宏冰 方 舟 著

# 海军上将之恋



——南京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”  
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纪事

海军出版社

中国海军上将

# 海军上将之恋



中国海军上将之恋

中国海军上将之恋

中国海军上将之恋

**海 军 上 将 之 恋**

周宏冰 方 舟 著

※

海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三环中路19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家统计局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字数：278千

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70-0055-9/I·5 定价：4.95元

---

## 题 记

一个永远年青的古老故事。

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说：

“夸父与日逐走，入日。渴，欲得饮。饮于河、渭。河、渭不足，北饮大泽。未至，道渴而死。弃其杖，化为邓林。”

邓林，一片世代延续的绿色。

---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华发苍颜归来兮……………    | ( 1 )   |
| 第 二 章 | 大山腹中“金刚脚” ……    | ( 15 )  |
| 第 三 章 | 少年十五二十时……………    | ( 24 )  |
| 第 四 章 | 火中飞出的不死鸟……………   | ( 37 )  |
| 第 五 章 | 风动石其实是不动的……………  | ( 63 )  |
| 第 六 章 | 叩舷吟，江风渐紧……………   | ( 94 )  |
| 第 七 章 | 乱山深处寻芳菲……………    | ( 103 ) |
| 第 八 章 | 道是有愧却无情……………    | ( 125 ) |
| 第 九 章 | 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……………  | ( 142 ) |
| 第 十 章 | 此情绵绵，何日是了期…………… | ( 156 ) |
| 第十一章  | 谁知明月照沟渠……………    | ( 176 ) |
| 第十二章  | 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…………… | ( 194 ) |
| 第十三章  | 孤帆远影碧空尽……………    | ( 214 ) |
| 第十四章  | 寒声一夜传刁斗……………    | ( 230 ) |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五章 | 异城万里尽痴情·····    | (249) |
| 第十六章 | 第三覆灭交响乐：河伯····· | (263) |
| 第十七章 | 第三覆灭交响乐：国殇····· | (276) |
| 第十八章 | 第三覆灭交响乐：天问····· | (317) |
| 第十九章 | 受降城上尽霜雪·····    | (352) |
| 第二十章 | 将军白发征夫泪·····    | (366) |
| 后 记  | 心在天山，身老沧州·····  | (393) |

---

## 第一章 华发苍颜归来兮

1 黑虹，黑色的虹！吴淞口外的海面上空，呈现出一种可怕的怪异，就是这黑色的虹！它一头连着山东海面，一头连着福建海面。山东那头或许升腾自刘公岛港内，福建那头或许扎进了滔滔的马江。刘公岛是中国北洋海军的坟莹，马江则是中国福建水师的墓冢。中国海军最早的这两支蒸汽铁甲舰队，竟分别葬身在自己的家里！航道变成了寝道，驻泊场成了坟场。于是这两处军港，就成了中国海军的灾难之所在。现在，那黑色的虹从这两处升起，横亘万里洋面，不又是一个凶兆吗？兴许便是为吴淞口这支舰队从天而垂的挽幛！

海军上将陈绍宽，站在他的旗舰——“汉武帝”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，犀黑的眼光象两柄黑色的剑，直逼向那黑色的虹。他身边是一群龙骧虎步的海军将领：海军上将陈季良、曾以鼎，海军中将李世甲、陈宏泰、高宪申、萨师俊，海军少将周应骢、曾国晟、方莹、王致光、邓兆祥、林遵……。他周围是一座座岛屿似的舰影：“汉武帝”级的航空母舰“唐太宗”号、“宋太祖”号、“明成祖”号、“清世祖”号；“岳武穆”级的战列舰“卫青”号、“霍去病”号、“陈汤”号、“郭子仪”号、“杨继业”号、“袁崇焕”号、“戚继光”号、“左宗棠”号；“丁汝昌”级的巡洋舰“邓世昌”号、“林泰曾”号、“刘步蟾”号、“杨用霖”

号、“高腾云”号、“许寿山”号、“魏瀚”号、“叶琛”号、“陈瑛”号、“萨镇冰”号、“杜锡珪”号，及以中国其他的帝王将相的名字命名的战舰。简直可以说是战将如林，战舰如云！

这是多么令人可怖可畏的海上打击力量！

这是他陈绍宽20年心血的结晶啊！

现在就要出远洋，与俄国、日本、英国等国的联合侵华舰队角逐了。这些国家，多少年来，给中国作下了数不尽的灾难，给中国军人尤其是海军军人，强加了数不清的耻辱。雪洗这耻辱，绥靖这海疆，就得同俄国打一仗，同日本打一仗，同英、法打一仗！他陈绍宽在江南水师学堂就读的时候，就立下了这样的志向。他期待着机会。现在机会来了——为琉球、香港、澳门、海参崴、庙街<sup>①</sup>的归还中国，列强竟又组织了讨华联合舰队。这支联合舰队现正在海上游弋。陈绍宽决定邀击他们于大洋。在他陈绍宽的战略论中，海军困守岛岸，那就等于死亡。甲申海战、甲午海战、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覆灭，已足以证明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。日俄战争中，困守旅顺的俄国强大舰队的覆灭，也足以证明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。所以陈绍宽——中国海军的统帅决定出击。然而，海空出现了不祥的黑虹！

黑虹，灾祲；灾祲，黑虹！

“夫专诸之刺王僚也，慧星袭月；聂政之刺韩傀也，白虹贯日；要离之刺庆忌也，苍鹰击于殿上。……怀怒未发，

---

<sup>①</sup>均为1858年以后被列强强行割去的中国领土。中国爱国旧军人对此耿耿于怀。

休祲降于天……”

这是敌人的“休祲”。正象慧星是王僚的休祲，白虹是韩傀的休祲，苍鹰是庆忌的休祲一样，黑虹是敌人的休祲。它预兆着敌人的“樯櫓灰飞烟灭”。

那么，何妨一战！纵是同归于尽，又何妨一战！

“抬一口棺材来。”陈绍宽缓慢地、低声地但却坚决地命令部属，左手往前甲板一指：“就放在那里。”——英国的海军名将纳尔逊，在和法国、西班牙联合舰队一决雌雄的时候，就是写好遗书，穿上礼服，来到甲板上指挥战斗的。他右眼是瞎的，而且只有一条左臂。1945年，陈绍宽访问英国海军部时，曾在这位英国海军之魂的雕像下面，和周应骥合影留念。他钦佩这位海军名将先写遗书而后言战的精神……

奇怪——陈绍宽突然发现，自己不知何时，竟也成了独臂将军。……

舰队拔锚起航，青天白日海军旗映着青森森的波涛。舰笛汇成一曲雄壮的胜利进行曲。

“发现联合舰队！”参谋长曾国晟向陈绍宽报告。

舰载机一架接一架地弹射出甲板，呼啸着飞向敌人；在一万码<sup>①</sup>的远距离上，陈绍宽指挥下的战列舰、巡洋舰上三联装的大炮，一齐向敌舰喷出了火电：“咣——咣咣！”……

“噹！噹噹！”

一连几声巨响，把海军上将陈绍宽从沉思中惊醒。他悚然地睁开重涩的眼睛——

---

<sup>①</sup>英美长度单位，1码=0.914米。

眼前哪里有什么可怖的黑虹？哪里有什么可畏的舰队？只有吴淞口外的一湾逝水，满天冬云。冬云反射着一种令人不安的苍黄，成群的海鸥“哇哇”地叫着，传播着令人焦躁的情绪。他身边何曾有一群龙骧虎步的将领？他是“形影相吊、茕然孑立”的一个人。他身着的再不是料子考究、缀有肩章领阶和勋绶的上将军服，而是一件洗过多次、皱皱巴巴、缩水到系不上扣子的西服。他更不是站在什么“汉武帝”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台上，他是站在一处古炮台上，脚下是三合土的旧垒，枯败的草木。

这炮台是当年陈化成所筑、抵抗英国人的多桅战舰的吧？区区不过百年，它已崩塌得面目全非了。不是军人，怕不会看出它曾是炮台，曾是战垒，曾有过勇武的姿态的！它崩塌了，它是裹尸沙场的男儿啊！它是被多桅战舰的舷炮击毁的。

然而，陈化成却不是被英国人战败的，不仅仅是！当他与英“夷”喋血长江的时候，他的背后也正射来一颗颗无形的子弹！

陈绍宽觉得脸上凉嗖嗖的。抬头一望，天上已经撒下细密的雪粒，象沙。四周显得很静，只有雪沙落在枯叶败草上的响声。“沙沙沙”，它们仍在讲着古老、冷峻、悲怆的故事。……

“噹——噹噹”，钢铁的巨响是金属的雄叹。陈绍宽转身走去，循着金属的歌。

铁匠铺前，海军上将停住了脚步。里面炉火熊熊，只穿着短褂的铁匠师傅，正在锻锤着一只锚环，通红的、巨大的锚环。但铁匠们却不是锻造——陈绍宽在门口站立片刻，那

“⊖”字形的锚环，已经被锤成一张铁饼，象是一张犁铧。

铁匠师傅又把第二只“⊖”字锚环夹上铁砧。

这“⊖”字形的锚环，铁匠铺外面还有小山似的一堆。这是上个月从日本运来的。这应该是日本战舰的锚链。如是那样，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力量的进一步崩溃，标志着“铸剑为犁”的时代！

然而……

海军上将的浓眉蹙到了一起。倏地，他左眉剧烈地抖了两下，急速地转身，大步流星地走去。

2 一部美国军用吉普“嘎”地在吴淞街道上刹住，在铺着薄雪的路面上留下了两道黑色的辙痕。它挟起的雪尘继续向前扑去，一直扑到那小山似的锚链堆上。

车门象汽门似地被“砰”地打开。

跳出一个军人，海军上校。个子不高，但却体型匀称，三号军装裹紧了他那结实的身材，站立的姿态显示出军人特有的气质。他肤色黧黑，脸膛长方，稍淡的眉毛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、稍黄的眼珠。他的眼睛匆忙向左右瞄瞄，便从护兵手里接过大衣，威风凛凛地披到身上。

他以标准的军人步伐，大步向前走去，他的眼睛机灵地扫过窄窄的街道。就这一“扫”，街两旁的建筑和铺面，便基本上留在了他的脑子里。

等他走完这短短的街道又拐回来的时候，他有些茫然。这位下台的总司令，要我来吴淞干什么呢？

他便是曾国晟，海军水雷制造厂上校厂长，海军接收上海日伪海军工厂的代表。他其貌不扬，其位不高，但在当时

的中国海军中却是尽人皆知、颇孚众望的人物。抗战八年，他和他的朋友周应骢都是陈绍宽得心应手的股肱大将。周应骢奔走于欧美，曾国晟忙碌于湘、鄂。比起周应骢来，曾国晟是“土”丘八。但他却凭着自己的能力，成了喝欧洲牛奶长起来的海军少壮派的领袖。即使到后来，陈诚、桂永清先后执掌海军的时代，他还是一枚不可多得的大砝码。

海军总司令部是在上个月的军委会上，由陈诚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撤销的。该命令同时还宣布成立海军署，由反陈绍宽的主要人物周宪章任署长。蒋介石并没有抛弃陈绍宽。还封了他个什么“委员”的头衔。然而，与蒋介石交往垂20年的陈绍宽，却不是涉世未深的童稚。他打电话给刚回上海的曾国晟和刚从国外回来的周应骢，叫他俩速去见他。

在海军总部，在陈绍宽简朴但却出奇干净的书房里，陈绍宽把昨天会议的要点转达给了二人。他的语调很镇静，很缓慢，很简洁，象他平时说话一样：“多年来，陈诚是处心积虑地要赶我走，要独霸海军的。何应钦不同意我走。但不是同情我，是怕陈诚独霸了海军，势力更大。中间夹着林蔚<sup>①</sup>。林蔚以前不同意我走。后来看陈诚势力大，最终和陈诚站到了一边……”

年纪尚轻，但比长辈更熟悉中国官场情势的两位少壮军官，交换了一下眼神：与他们掌握的情报一致。

“我是要走了。”陈绍宽站起来，踱到“震旦”号巡洋舰<sup>②</sup>模型前，深情地抚摸着光洁的玻璃箱。“君子不受嗟来

---

①蒋介石的“侍从室主任”。

②即后来的“重庆”号巡洋舰。

之食。我不能再受窝囊气了。陈诚已经宣布，明天派人接收海军总司令部。我已经叫陈景芎办移交清册了。”

耿直气盛的曾国晟睁圆了眼睛：“还办什么清册？拎起行李走路就是。”

陈绍宽“唔”了一声：“我1927年攻占武汉，敌方卫戍司令贺国光，还留在城中向我移交呢！”

两个少壮军官，心中涌起一阵怜悯，一阵崇敬。好一个军人，你是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下，你……你还能管得了那么多啊！

副官长陈景芎走出来，手中是一叠花名册：“我们三个人，都移交过去了。”他望着周应骢和曾国晟。

“嗯，等等。”周应骢以他在闽系海军军官中最准确的北方话说，“花名册上除了我的名吧。”

陈景芎惊异地望了望周应骢。

周应骢口齿清晰地重复：“除了我的名。”

曾国晟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扁了扁略微显厚的嘴唇，“我不行啊，我还得吃饭，把我的名字还列上。”

陈景芎这才答应：“好。”

“震旦”号模型前的陈绍宽发话了：“慢，慢慢。”他缓缓地转过脸，“淑春，你……请多考虑。你不是还要出国吗？你考虑考虑。”“淑春”是周应骢的号。

周应骢熟谙官场情势，远比曾国晟善于应付这类局面。他的回答仍是那句话：“不干了。”其实，他何尝没有考虑？他已有了最坏的考虑。“陈副官长，我俩就这样了，啊？”

陈景芎请示地望望陈绍宽，陈绍宽点点头。待陈景芎走

后，他又走到藤椅前坐下：“曾厂长，你也走吧，明天走吧，马上过元旦了。回上海过元旦吧。”

曾国晟回到上海，几乎天天和南京通电话。周应聪告诉他，海总部已经在元旦早上被接管；魏济民、周宪章已经走马上任，初试朱笔。周应聪还告诉他，陈绍宽好象在等蒋介石，仍住在下关的“扬子饭店”里；几天后又忽然来急电：“总司令不见了，可能去上海了，你关照一下。”

放下电话，曾国晟立即驱车赶到海军中将、海军系统接收总负责人、陈绍宽时代的海军参谋长曾以鼎家里，陈绍宽没来。

曾国晟又驱车赶到位于西门路的海军俱乐部。陈绍宽也没有来。俱乐部管理员笑嘻嘻地问曾国晟：“总司令从不迈俱乐部的门槛一步，你忘了？”

是这样。可那是以前。现在，他已不是海军军人了。他在上海一无房子，二无亲戚，他到哪里投宿去？曾国晟离开俱乐部，一连驱车找了几天，也没觅到一丝踪迹。

没想到，陈绍宽忽然来电话了。他叫曾国晟到他那里去一趟。原来，他住在一家很小的客栈里，和他的警卫员郑依标同室而眠。曾国晟心中不由地伤悲：这就是四星海军上将的结局！他在位谋政的海总部，对于退休的海军老人，尤其是元老们，那是纵然政见抵触，生活上也是使其“上可以养父母，下可以蓄妻子”的。当上海沦陷、鼎迁武汉的时候，还派退役舰队司令王寿廷回上海管理这些老人。可是轮到他——陈诚的海军署怎么可能管他的死活！他倘若象其他的显贵们，在位时巧取豪夺，腰缠万贯，离位时倒也无虑；他是一生简朴，两袖清风，双手捏着空拳头离职的啊！没有了薪

水，他往后怕要饿饭！他找我来，莫不要谈日后衣食所依吗？

陈绍宽解释说：“本不好意思叫你来；可登你府上，目标太大。人家不会说陈绍宽仍在活动吗？你……你到吴淞去一趟吧。”

曾国晟答应了：“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你到那里转转，看有什么东西，回来告诉我。”

三刻钟后，曾国晟已在吴淞街道上了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的是薄薄的积雪，低歪的房屋，在寒风中挣扎的炊烟，和刚从汪伪海军手中接收的“永绩”号老舰。曾上校困惑地回到旅馆。

海军退役四星上将依然秘而不宣：“你再去一趟。”

曾国晟又去了一趟。……

现在，站在吴淞街道上的海军上校，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。他纳闷：到底是什么事？陈绍宽以前可不会让人捉迷藏的。吴淞口歪歪扭扭就这几排房子，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——杂货店、小饭馆、小酒家、首饰楼、白铁铺、铁匠炉、小客栈……

“噹，噹噹！”铁匠师傅的大锤声是那么铿锵有力，小锤声是那么悦耳动听。在街头踟蹰、情绪茫然的海军上校心头一亮，快步朝那铁匠铺走去。

一只光裸着的、粗壮的手臂、正如机器的曲臂似的，有力地拉着风箱；风箱有规律地开闭着小窗，把冷风吹进火热的炉膛中。那炉子“呼隆隆”地吼着，窜跳着尺高的蓝色火苗。那巨大的“⊖”字形锚环被烧得红通通的，仿佛一团火轮，辐射着炙人的热力。

铁匠铺外面的雪地里，还堆着一堆同样的锚环。海军上校一看就知道，这锚环已几十年没使用过了：它上面满是斑斑的锈迹，有的地方蚀进去几毫米深。

这是哪里的锚链？陈总司令不会是让我看这些锚链吧？曾国晟心中揣度着。

驱车，调转车头，吉普车沿着印满了自己辙迹的公路驰回。

陈绍宽亲自给曾国晟泡了一杯热茶，询问的眼光中充满了希望。他没有说话，他不需要再说了。

曾国晟慢悠悠地说：“有没看到什么，我从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到这头。”

但是，陈绍宽却相信自己多年的部属。他眼睛中仍然是那充满希望的光。那眼光是说：“你不会一无所获的。”

曾国晟语调中带着几分遗憾：“除了一堆锚链，铁匠铺前的那堆锚链。”

“他发现了——他从不漏掉眼前经过的一切东西。”陈绍宽心中想着。但他的嘉赞从不表现在脸上，他语调平平地问道：“我除了让你看它，没有别的。你知道那堆锚链的来历吗？”

曾国晟摇头。他忙于接收事务，几个月来还几乎没去过吴淞呢。

陈绍宽呷一口茶水，眼睛凝视着窗外。

窗外，大都市特有的灰蒙蒙的天空背景上，几架美国运输机嗡嗡地飞过。

陈绍宽声音很轻、但却非常清晰地说：“那是‘镇远’舰的锚链。”

曾国晟大吃一惊，犀亮的眼睛顿时睁得溜圆。他知道这不是玩笑。更不是毫无根据信口扯来——这都不是这位海军上将的作风。他相信这是真的。无须陈绍宽第二遍强调，他的耳边，便又听见了那“噹噹”的锤击声。不，那是炮声、枪声、鱼雷的轰击声、水雷的爆炸声！

“镇远”舰，“镇远”舰啊！稍微懂点中国近代史的人，谁不知道这个壮烈的舰名，这条中国北洋舰队的旗舰——

它是前清光绪年间，德国“伏尔铿”船厂为中国制造的重巡洋舰。它满载排水量7400吨，装甲厚达1.4呎（1呎=0.305米），330名舰员，操纵着大小十几门炮和一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。它和它的姐妹舰“定远”舰一起，同为亚洲最大的战舰！它在访问日本的时候，曾以自己巍峨的身躯和威严的炮口，使日本军事论者登报惊呼“国难来”！它在世界近代第一次以蒸汽铁甲战舰进行的大规模海战——中日甲午海战中，一开始便身负重伤，“猛火起于前部，浓烟蔽炮台，使用之炮不过后尾之六吋炮一门”，但却“终日格斗”——日本作家德富芦花在他的海军题材小说《不如归》中这样描写：“定远”火虽未灭，仍不动；“镇远”亦不馁协助。其势比两铁山，力支日本诸舰，无退却意。顾日本之炮，如回回之轻刃，不入十字军之重铠……”<sup>①</sup>它的指挥官，就是北洋舰队左翼总兵林泰曾。不幸的是，它在被李鸿章勒住缰绳，退守刘公岛的时候，触了礁石，舰底裂了条几尺长的口子。好一个林泰曾，知耻而勇，竟以自杀来惩罚自己，警勉后

---

<sup>①</sup>见林纾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《不如归》。